佛系超能曆（二十一）

本專欄以日誌形式呈現與佛教相關的主題，每項主題都與日曆上的某一天有所關聯。文章力求生活化，希望讀者能輕鬆自然地發現，原來佛法伴隨著我們的每一天。（日期以2020年為基準）

● 林彥宏

日本1164年平安時代古卷《平家納經》中收錄的《法華經》「龍女獻珠圖」

10月11日

／國際女童日

每年的10月11日，是聯合國訂定的「國際女童日」，因為「生而為女孩」至今仍可能影響著人的一生。

許多女孩無法去上學，書本還沒有翻開，人生的許多可能便已經闔上；很多女孩，比同齡的男孩承擔更多家務，甚至在尚未被關愛得夠時，就被推進婚姻裡，提早告別童年。

兒童理應有時間慢慢長大，可以讀書，可以犯錯，可以作夢，可以不斷地問：「為什麼？」然而直到今日，對許多地區的女孩來說，連這樣平凡的成長，都不是理所當然。

翻開佛教經典，我們意外遇見幾個閃閃發亮的小女孩。

《法華經》裡的龍女，是娑竭羅龍王的女兒，八歲的她卻是「智慧利根」，能夠深入理解佛法。當文殊菩薩說，龍女可以迅速成佛時，舍利弗一時難以信服。面對這樣的質疑，龍女沒有費力爭辯，而是以行動證明自己，最後示現成佛。

千百年前的故事，今天再讀，動人的不只是「龍女成佛」，而是一個女孩站在眾人面前，面對「妳不可能」、「妳做不到」的異樣眼光時，仍然清楚知道自己能走多遠。

《大寶積經》中的妙慧童女，年紀雖小，卻主動來到佛陀面前，詢問人

生與修行的問題。她有自己的疑惑，也有尋找答案的勇氣。《華嚴經》裡的慈行童女，甚至成了善財童子參訪的善知識。

佛典中的這些女童，並不是故事角落裡作為陪襯的身影。她們會思考，會提問，會選擇自己的道路；她們可以是學生，也可以成為老師；她們不只是等待被保護的人，也是一個完整而清醒的生命主體。

隔著漫長歲月，與今天的「國際女童日」彼此呼應。當我們談女孩的教育權，重要的不只是「讓女孩也能坐進教室」，而是相信她們具有思考、學習與創造未來的能力；當我們反對童婚與各種對女童的剝奪，也不只是保護弱小，而是尊重每一個女孩都有決定自己生命方向的權利。

11 月 18 日

/ 玄奘部份頂骨舍利奉安玄奘寺

玄奘大師舍利

1965 年 11 月 18 日，一段走了一千多年的旅程，在這天有了安住之處。玄奘大師的靈骨舍利，正式奉安於日月潭玄奘寺。

西元七世紀，玄奘從長安出發，穿越沙漠、高山與陌生國度，前往印度求法，再回到漢地，已過了十九年。玄奘帶回 657 部佛典，回到長安後，又將後半生交給譯經。西元 664 年，玄奘圓寂。

玄奘舍利的安置幾經遷移，到了近代抗戰期間，在南京發現被認為屬於玄奘的頂骨，部分流轉至日本。1955 年，日本佛教界在台日相關人士的交涉下，將其中一部分玄奘靈骨迎送來台灣。

為了安置跨越千年的珍貴舍利，日月潭首先興建玄光寺。1965 年 11 月 18 日，玄奘舍利由玄光寺遷奉玄奘寺，正式奉安。從此，一千多年前那位從長安出發、走向印度的僧人，在台灣日月潭的山水之間，有了紀念與安奉之所。玄奘的一生多在路上，而他圓寂之後，舍利竟也不斷遷徙。

從長安到印度，是求法者尋找真理的方向；從南京到日本，再從日本來到台灣，是歷史動盪留下的另一條路。

玄奘生活的年代，取得一卷經典，要翻山越嶺，以性命栽進無垠的沙漠；而我們生活的現代，只要輕觸螢幕，答案便迅速現前。當答案愈容易得到，我們便可能愈少去發掘值得追尋的問題。

十一月的風吹過日月潭，湖水依舊映著遠山。一千多年前那個離開長安的背影早已消失在歷史裡，但只要還有人願意為心中的疑問走遠一點，願意穿過不知道答案的地方，那便會是一趟令人敬仰的朝聖。

12 月 10 日

/ 燃燈節（噶丹安曲）

Photo by Yasuhiro Kogo @ wikipedia.org, CC BY SA 4.0

藏曆十月二十五日，是藏地的「燃燈節」，藏語稱為「噶丹安曲」或「甘丹阿曲」。這一天，不為慶祝誰的誕生，而是紀念一個人的離去。

西元 1419 年藏曆十月二十五日，藏傳佛教格魯派創始者宗喀巴在甘丹寺圓寂。相傳那一夜，高原的夜空出現祥瑞光明。後來，藏人便在每年這一天燃燈供佛，逐漸形成延續六百多年的「燃燈節」，紀念這位一生致力於佛法修學與教法整頓的大師。

燃燈節這天，甘丹寺僧人會在大殿中以彩色礦石粉繪製壇城，以木料、酥油與糌粑塑造花果、樹木與動物等形象，虔誠供養。各地格魯派寺院與信眾，也會在佛壇、屋頂與窗台點起一盞盞酥油燈。入夜之後，星星點點的燈火，在高原的夜色中亮了起來。

在拉薩，人們將酥油燈排列在大昭寺與八廓街，盛裝前來的信眾繞著八廓街轉經；在青海塔爾寺，宗喀巴出生的地方，人們登上屋頂誦念經文；甘

肅拉卜楞寺則開放殿堂，讓人們入寺禮佛供養。

到了四川康定，燈又有了另一種模樣。據說當地安覺寺落成時，選在燃燈節舉行開光典禮，卻因製作供燈的材料不足，人們靈機一動，把當地盛產的蕪菁挖空，盛油置芯，點起燈火。於是，一顆原本生長在泥土裡的蕪菁，也捧起了一簇光明，「燃燈節」也因此有了「元根燈節」的別稱。

燈，無論是金銀製成，或是一顆挖空的蕪菁。只要有油，有一根燈芯，有人願意把它點亮，它就能照破黑暗。

我們常以為要讀過許多書，懂得許多道理，才能稱得上有智慧。然而真正的智慧，是要在人生黑暗的時候，還知道下一步應該往哪裡走；在憤怒升起的時候，知道暫停；在有人受苦的時候，願意助他脫離。

燃燈節點亮的燈，紀念的或許不只是一位六百多年前圓寂的大師。它也在提醒人們：每個人的心裡，都有一盞需要照看的燈。風吹來的時候，護著它；黑暗來的時候，記得點亮。

1 月 19 日

/ 道元禪師誕辰

道元禪師像

Public domain

西元 1200 年 1 月 19 日，他在日本京都出生，日後渡海去中國，在異鄉找到影響一生的師父，並且把禪的種子帶回日本。他是被尊為日本曹洞宗初祖的道元禪師。

幼年即失去雙親，道元很早便感受到生命的無常。十四歲出家後，他心中始終盤問：佛經說眾生本具佛性，既然人人都有佛性，為什麼還需要如此辛苦地修行？

二十四歲那年，他從日本渡海到南宋，遍訪禪門，途中遇見一位年老的典座。老和尚彎著腰，在烈日下曬香菇。道元見他年事已高，忍不住勸說：「這

樣辛苦的工作，為何不請別人幫忙？」老和尚回答：「別人不是我。」道元又問：「就算一定要自己做，也可以等涼快一點再做吧？」老和尚再說：「現在不曬，難道等沒有太陽的時候再曬嗎？」

這幾句再平常不過的對話，像一道光，照進道元心裡。

別人不是我，生命裡真正重要的功課，終究沒有人可以代替。修行也不必向遙遠處尋找，曬香菇就是曬香菇，吃飯就是吃飯，掃地就是掃地。此時、此地、此身，便是修行所在。

道元來到天童山，遇見了改變他一生的師父「如淨禪師」。某日，一名僧人在坐禪時昏睡，如淨禪師斥責道：「參禪乃身心脫落，怎麼只管打瞌睡！」

「身心脫落」四個字，讓道元豁然大悟。我們常以為修行，是不斷為生命增添：增添智慧，增添學問，增添更高的境界。然而道元在那一刻明白，修行不是設法得到更多，而是願意放下。放下執著，放下分別，也放下那個處處牽掛的自己。當心不再緊握，原來本具的清明，才得以顯現。這份體悟，也得到如淨禪師的印可。

道元帶著所學渡海回到日本，有人好奇他從中國帶回了什麼，他卻只是空手還鄉。日後，道元建立永平寺，提倡「只管打坐」，當下完整地坐著，本身就是修行。他撰寫《正法眼藏》，將自己對佛法、時間、生命與修行的體悟，留給後人。

八百多年後，我們生活的世界比道元的時代快得太多。走路時看手機，吃飯時想工作，工作時又惦記著下一件事。身體明明坐在這裡，心卻常常已經去了很遠的地方。

因此，道元的「只管打坐」，其實不只屬於禪堂。吃飯的時候，好好吃飯；走路的時候，好好走路；面對一個人的時候，就好好看著他。因為，別人不是我。而此刻，也不會再來一次。

人生真正遙遠的一段旅程，或許不只是從一國到另一國、從此岸到彼岸。而是從紛亂的世界裡，走回此時、此地，走回自己的心。